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樾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爲襃而適所以爲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烜本注曰殆恐是不得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樾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淩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

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樾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樾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明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

必相次也葢予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即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葢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閒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

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其閒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移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弨注引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

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溢辭

樾謹按溢當讀為謚古字通也謚辭謂謚者之辭即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

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即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即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即可說此介字矣淩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樾謹按已字絕句物當爲勿俗書立政篇時則勿有

閒之論衡譴告篇作將則物有刑之莊子天道篇中
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
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已於所代之國
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閒之弊故若此也玉杯
繼濂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貫志好誠者爲繼閒
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聲之轉爲可訓有有亦可訓
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繼濂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

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贅

樾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蕢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衆言淆亂矣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樾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即位則諸侯踰年即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即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終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

樾謹按此今文尚書也祇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祇悔鄭注曰祇病也說文疒部疷病也祇祇與疷通

攻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

樾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

脩修之義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遹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遹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遹同字則術遹亦同字矣臣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字音聿亦有術音

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衛氏冠以顏說推之衛通作鶡則亦通作適矣爾雅訓適爲自適修之義即自修之義正與上文衛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適修而訓爲自者董子此言即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樾謹按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爲責數之數亦可爲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　王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

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至於鄭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 稿華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

得敗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樾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辟從言君之子而已

樾謹按位當作立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剔孕婦見其化 王道

樾謹按見字當作覵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
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

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樾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樾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
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
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
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
是一事其朋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

於此也

恩衛葆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為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即古文孚字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

衛寶不得言恩其下文言以正囹圄之平也則其爲俘因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爲俘何休所解未達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

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樾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即用彼傳文而有譌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至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樾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樾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

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推不易輪轍之義殊為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叚字析易疊韻故蜥蜴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箋胡為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為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析張遷碑陽氣厥析是也又或作斯魯峻碑斯薪弗荷是也析斯竝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為優矣

觀乎踦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樾謹按詛當讀爲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

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盟會要

樾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即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樾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即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重政

樾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此正申說

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樾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服制象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爲對文玉篇土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即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葢亦後人

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二端

樾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罙隸書或作宷與氣相似氣誤作宷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俞序

樾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子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　離合根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障險阻　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界通

以爲名定實　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即先字之誤二即三字之誤
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樾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
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樾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闕文
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
斗建寅
樾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
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奈何曰正黑統者歷十

一字

是月不殺

樾謹按淩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爲義也上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旣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爲晦日其明證矣淩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不達此古

用纖施舞

樾謹按此卽所謂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曰旄舞者氂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纖施者據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爲旄羽耳然則纖施舞之卽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官制象天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即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即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

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撖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檖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

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檖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尞聲與勞聲相近膫亦從

尞聲而或體作膋從勞省聲即其例也昭七年左傳

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繼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服制

繼謹按甲乃巾字之誤巾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巾器即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徂陳器范注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爵國

繼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淩
引天官疏天官總屬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樾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
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
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
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
二十則後人依旣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樾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淩氏注云

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
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
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淩氏此注雖似
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
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
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
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
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缺一字口軍
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
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牽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狐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樾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千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

樾謹按淩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葢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

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百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淩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

樾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樾謹按下太字疑衍文蓋尊之曰太傅母不當分之爲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衞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樾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竝云士宿衞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衞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

士宿衞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樾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葢方七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葢方

五十里之地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為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

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蓋即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

與方里者五十

樾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葢方十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樾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是其謡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樾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樾謹按上文春秋剌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

弗舉在我書而誹之竝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

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樾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

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

惡居上不寬為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亦即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即恐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必仁且智

樾謹按無復當為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德淸俞樾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

有譏字

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

櫽譏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何遍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徧因爲遍矣偏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偏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日公

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偏也

號其大全瞑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 深察名號

樾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瞑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瞑也者云云乃釋民者瞑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春

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豪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柢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illegible]爲

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

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々也

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即孔子正名之義

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

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闇於性云云誤羼入深

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

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栣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樾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栣疑袵如甚切搦也然袵不

訓言　說文木部栠弱貌則榍彷栣字之訓耳非其旨
衽者衣襟也襟亦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
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衽亦有任制之義
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
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衽衆惡於內弗使得
發於外正假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
欲衽衽禁對文然則衽即禁也亦猶衽即襟也原注
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樾謹按名術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 五行對

樾謹按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

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即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旣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屬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

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　土德之爲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爲陰禦

樾謹按上旬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旬計安得言十旬乎下兩旬字乃匃字之誤匃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安所加以不在

樾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數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王道通三

樾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

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

檝謹按溉讀爲旣旣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雖在人）

檝謹按就當讀爲酋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交直酋相勑范望注曰酋殺是酋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終始）

檝謹按溉濟卽旣濟損益旣濟皆易卦名

故清溧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檝謹按清溧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爕燠孰多篇

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濼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濼其日孰多皆以薰濼相對為義疑此亦當云故薰濼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濼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樾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基義

樾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即徐之誤而衍者既衍餘

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參員人副天數

樾謹按參讀爲頒說文頁部頒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頒其首毛傳曰頒大首貌並合參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五行相勝

樾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司營爲神

樾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奸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譏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閒相勝也 五行相生

樾謹按閒乃閒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閒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 五行順逆

樾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

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皃爲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

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是其證

木干金則地動治亂五行

樾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變救

樾謹按出乃黜之叚字

隱武行文

樾謹按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

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樾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

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

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則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樾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

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尙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言

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語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葢由淺人誤分鸞珥

粢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對而粟缺於倉爲四事

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閒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閒其所爲而爲之奪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

之也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

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

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
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
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
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即
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樾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
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

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闕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

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

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

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旱

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
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
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
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
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
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
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
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
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

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

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 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樾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閉不可以接天何哉

樾謹按其閉當作其家 上文曰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

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樾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明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疊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 順命

樾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州國人民

樾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樾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鶩當凫鶩非凫可用否（郊事對）

樾謹按此本作或以鶩當凫凫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凫凫非鶩也又曰奈何以凫當鶩鶩當凫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執贄）

樾謹按從衍字繞者撓之叚字搔而不可撓即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暘有似於聖人者

樾謹按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暘亦取百草之心始說暘之似聖人然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巃嵸崙崔巍嵬嶵巍　山川頌

樾謹按此本作山則巃嵸崙嶵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巃嵸纍嶵所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巃嵸崔嵬或作巃嵸嶵巍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崙崔巍嵬嶵巍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亦本此文並可爲證

不遺小間

樾謹按間乃閒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遺小閒

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求雨

樾謹按聚珍本無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

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
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八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
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
壯者或緜者或老者皆擇用民明之人而立之者或
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
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於義不合二也
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
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
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
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

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樾謹按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礿

樾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礿礿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㝗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㝗初之與

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 循天之道

樾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樾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逗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逗不能成

天地先盛牲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樾謹按地誤字盛牲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樾謹按生衍字蓋即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蛾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樾謹按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蛾無

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蝯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凝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凝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

樾謹按天并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

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潔

樾謹按潔爲㳅潔字說文本作㵽而今經傳相承皆以㵽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潔即重溼也以潔爲溼猶經傳之以㵽爲溼矣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譯散關之嶃潔潔即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㭬除害之不待

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櫆謹按如此物獨生即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天地之行

櫆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則此文貴爵下脫所以為尊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